六典通考

湘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諸侯喪禮 夫人皇太子妃諸王妃喪公主禮附

周制諸侯喪三日小斂衣十有九稱太祝賓斂衆祝佐之大斂厥明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于阼以簟席布紋緇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紋紟如朝服紋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粗如朝服十五升子一人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紋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

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如之

右斂禮　杜佑曰凡喪大斂於阼即遷尸于棺而殯殯訖乃于室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思慕不暇執事也牲牢如小斂之奠希席而未有几人君禮奠則有几案周成王乙丑崩癸酉牖間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皆仍几即殯前有几之文諸侯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大夫士葬前下室無几降于人君也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敦覆也棺在殯則椁敦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祭于廟同几凡喪事仍几奠用素器

職喪掌諸侯及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亡）莅其禁令序其事　死曰薨復曰某甫（其字）復矣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

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也成十八年公薨于路寢傳同）

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卽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小寢非正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王事）于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

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

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葬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稱也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白虎通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陰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

右赴告

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適子某死

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如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招魂復魄也如于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如于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也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

飾以爲屋而行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于櫬與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談謂簏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宇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

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于廟門外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柩自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閒尸亦儐之于此因殯爲異者柩入自闈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illegible]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未安不忍成服于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于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庶麤屨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于生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

右卒于道　宋元公將如晉旦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哭諸侯亦如之（哭諸侯者謂薨于國爲位而哭之）

記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

（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重終追遠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

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哭天子九諸侯七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此謂在他國聞喪者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使于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族親婚姻在異國者　哭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于城外向其國　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　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于禰廟父廟也　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共祖周公　宣公薨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遂奔齊

右臨哭　天子哭諸侯大夫哭其君鄰國之君臨哭于廟

魯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 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 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吉即位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兩楹之間君聽政之處 內之大事曰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 厲危也 于厲之中又有義焉 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白虎通踰年即位所以繫人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恩未忍安吉也故魯僖公

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代子何言代代不絕也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童子爲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云韎韐有赩謂代子始行也日知錄卽位者卽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卽位般練而祔卽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卽位矣有不待葬而卽位如留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稱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踰年稱公君薨太子號稱子待

猶君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

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逾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譏于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藩衛之臣雖未逾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

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旣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公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侯于葵邱宋子卽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云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捨父巳葬案禮制君喪未葬巳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　日知錄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忘其父也

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梁玉繩曰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身不及待其臣子不忍從未成君之例卽以懿公九年爲戴公元年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卽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

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即位之禮必于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右諸侯即位及在喪之稱（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或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也鄭元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于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

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爲之蹕均其禁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

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于其中耳偽當爲幃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于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于池下揄揄翟青也質五色畫之于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搖動行則又魚上拂池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輿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

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諸侯七則天子九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註見官聯考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喪已吉服而反

士大夫既卒哭

麻不入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 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謂晡時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 乃止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墓 公肩假曰夫魯有初初謂故事 公室視豐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椁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 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喩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 過時

而曰隱之也隱痛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猶多也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通典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右葬禮　日知錄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于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

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君無非柔日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于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爲後人僞作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發于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裨冕者諸侯之卿大夫所服太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太宰太宗太祝

皆皮弁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于禮略也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告生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右喪後世子生

晉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

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王姬周女也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

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幕或爲帟）宣公八年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葬衰事有進無退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當終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白虎通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

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后夫人于何所謚之以爲于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適長殤車一乘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小從上

孺子䵣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問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上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爲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

以播地于引輴車滑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三臣于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

右王侯太子諸侯夫人妾母庶子之喪　日知錄定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葬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卽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後世之君多于柩前卽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漢景帝中元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皇帝延諸侯王賓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元狩六年冠軍侯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遂其葬所以罷衛之玄甲甲之黑色爲冢象祁連山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景武謚法也桓廣地謚也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地節二年大將軍博陸侯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典爲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黄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黄爲縷梓宮以梓木爲親身之棺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以栢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黄

腸題湊便房小曲室也樅木外臧椁十五具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東園溫明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懸屍上大斂并蓋之東園署名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廄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轀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光妻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也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

後漢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

大貴人長公主銅鏤諸侯王貴人公主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空中掛合而漆也如漆坎侯即箜篌載飾以畫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其正妃夫人皆如之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綬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醳麤服如儀主人如禮永平元年東海恭王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及薨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門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北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夫人小侯之母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于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于制以章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東平憲王蒼薨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永元二年中山簡王焉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

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憲兄弟擅權睦于焉而重于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自永初已後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濟北王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魏喪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

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以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司空陳羣曰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臨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盍謂異于國臣與有親于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專帝臣而爲藩王服斬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于藩王乎

黃初四年任城王彰薨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以葬如漢東平王故事青龍三年中山恭王袞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就省疾袞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

成東堂堂成名之日遂志輿疾往居之其年薨詔沛王林留
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
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
絕周而旁親爲之服斬摯虞以爲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
父兄今之諸侯其尊未全不宜從絕周之制而令旁親服斬
縗諸侯旣然則公孤亦宜如舊昔魏武帝表上漢朝依古爲
制不皆施行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咸甯二年詔
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
三日不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駿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元康中秦
王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因王葬訖除服被貶御史中丞
傅咸表云秦王薨含悲慟之哀感于人心含俯就王制如令

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閡于天子之喪旣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爲准非所宜言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祔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陛下毁頓率土臣妾無擧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遂天王之喪釋于上藩國獨遂于下甚不可安且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今制旣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按放勳之殂遏密三載太宗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卽吉引古繩今皆應有貶前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尙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含承天臺之勑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及適職隨而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于惡也含之困躓何足借國制不可偏安平王嗣孫蕤或言諸侯應降服姜輯議云君蕤

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不
成君則羣臣親戚不得服重服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
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大晉建五等憲章舊物詔書
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
使絶周服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除此一章摯虞
以爲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釁王
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時天下多此比宜定新禮如舊經
詔從之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季大妃求謚胡訥云禮婦人
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
李妃琅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
典王彪之云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

無謚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遺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君于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中興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十八年太常車胤上言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

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詔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太功爲正瑯琊中尉王輿問國王爲大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緦猶不降況其親乎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晉世所行遠同斯義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兗州刺

史義興鎭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鎭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荆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二十三年七月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尙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期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期服爲允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于傍親及自己以下至爲帝王所厭猶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猶服大功海鹽公主上厭至尊豈得遂服又晉恭帝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前代故事謹依禮文又

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好止于麻衣博士旣不據古又不依今雖引諸條無救于失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旣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贈之爲義追加名器有在生而封或旣没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旣用成人親不得以殤服左丞臣羊希參議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不殤者唯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二年

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宜爲今例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謂宜開許以爲永制詔可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轜造陵于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日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官者處廬假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

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當得作鼓吹及樂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禮大功至則辟琴瑟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復吉唯縣而不作樂今准其輕重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

齊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又議旒本是命服無關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

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髮自用入從之建武時孝貴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僚入臨皆于宮門變戎服著衣帢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梁天監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爲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帝從之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于是諸

王服封嗣侯依成人服

後魏熙平二年清河王懌表曰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堊室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臣忝宮台傅偹位喉脣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張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始封之母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封君之子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

更以先后之正統厥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平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葢二王三年之證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于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裒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喪者借白鼓一面王郡公主太妃皆聽立柏歷凶門五等開國通用方相（許見卿大夫篇）

唐貞觀十一年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蒙先朝待遇者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于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祕器喪葬凡五等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布衣幘素墓轝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

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
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
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
尺減至七尺開元中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
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
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駮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逮
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已與前夫義絶殂日合從後夫禮
葬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于幽壤死
而可作崔銑必訢于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
宋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
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太常禮院

言檢詳故事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並用一品禮墓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身隊二十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厨帳幄帳各一轜車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纛一翣六轜車魂車儀槨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方相氏䳺毛纛銘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黃白紙帳閣宅象生什物行幙並誌文挽歌詞啟攢啟奠祝文並請下有司修製其儀太僕寺革輅兵部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本品鼓吹儀仗殿中省繖一曲蓋二朱漆團扇四自第導引出城量遠近各還賵玉一纁二賵祭少牢禮料下光祿太府寺少府監諸司依

禮供應又楚王毋依子官一品例准令文外命婦一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鄣三坐鄣二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從人十六夾車從車六纖一大扇一團扇二戟六十伏緣久不施用如特賜施行即合于孟昶吉凶仗內相參排列詔並令排列祇應仍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京墳下及葬命供奉官周貽應押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喆墳莊一區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喪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忌禁內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

臯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與別
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十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
襲水銀二百兩龍腦百五十兩其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
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以斂

明洪武十一年皇太子元妃常氏薨帝素服輟朝三日中宮
素服哀臨皇太子齊衰葬畢易常服皇孫斬衰祭奠則服之
諸王公主服如制萬歷四十七年皇太子才人王氏薨輟朝
五日不鳴鐘鼓常服淺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帶朝參皇
長孫主饋奠親王喪輟朝三日禮部奏遣官掌行喪葬禮翰
林院撰祭文諡冊文壙誌文工部造銘旌遣官造墳欽天監
取官一員卜葬國子監取監生八名報訃各王府祭一壇皇

太后皇后東宮各一壇在京文武官各一壇自初喪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壇封內文武祭一壇其服制王妃世子衆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宮人斬衰三年封內文武官齊衰三日哭臨五日而除在城軍民素服五日郡王衆子郡君爲兄及伯叔父齊衰期年郡王妃服小功秦王㨂薨詔定喪禮禮部尚書任亨泰言考宋制宜輟朝五日令遇時享請暫輟一日皇帝及親王以下至郡主及靖江王宮眷服制皆與魯王喪禮同皇太子服齊衰期亦以日易月十二日除素服期年從之凡親王妃喪御祭一壇皇太后中宮東宮公主各一壇布政使委官開壙合葬繼妃次妃祭禮同其夫人則止御祭一壇俱造壙祔葬晉王妃謝氏薨宋濂等議曰按唐制皇帝爲皇妃

舉哀宋制皇帝爲皇親舉哀今參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宮服大功諸妃皆服小功南昌皇妃服大功東宮公主親王等皆小功晉王服齊衰期靖江王妃小功王妃緦麻輟朝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音百官奉慰皇帝出次釋服服常服制曰可郡王喪輟朝一日行人司遣官掌行喪葬禮餘多與親王同無皇太后皇后祭郡王妃與親王妃同無公主祭合葬郡王繼妃次妃喪禮與正妃同凡世子喪御祭一東宮祭一百日下葬期年除服御祭各一世孫喪禮如世子成化中從四川按察使彭韶言親王薨逝遣官致祭郡王初喪遣官一祭餘祭並遣本處官王國母妃喪其地有鎮守太監者遣行禮又王國塋葬夫婦同穴開壙合葬止命本處

官司凡公主喪聞輟朝一日自初喪至大祥御祭凡十二壇
下葬輟朝一日儀視諸王稍殺喪制同惟各官不成服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卿大夫喪禮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于生也）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職喪卿大夫喪莅其禁令序其事（事小斂大斂葬也）　太史小喪賜謚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皆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坐卑立）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

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士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君升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

也

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爲之賜謂有恩惠也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諸妻爲之賜大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卽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己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作服）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外不拜（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入卽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于其北婦人卽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右弔臨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使齒于士不可不宗適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王氏日此最無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以臣瞽瞍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日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illegible]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illegible]以

私喪之末而臨兄弟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 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粗衰斬者其縷在齊衰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粗也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粗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 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粗衰枕草于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辟害也

右喪服

巾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匶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飾棺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于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去魚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右左各四人御柩以茅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尸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

冠不緌占者皮弁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朝服純吉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卜葬及日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歸謂歸其宮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按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彼薦祭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曰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祭以羊豕疏日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禮也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太牢時也禮器之文据天子大夫言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

太宰今黑賦全減之謙也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自殊于其祖也士不祔于大夫自別于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大夫者其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既卒哭各就其先君之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其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右葬及虞祔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書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臧

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先日辛巳有事于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至葬行此禮　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公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

升自東階西向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于斯命徹之敬姜康子從祖母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于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綷繞天子六綷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

椹斲之形如大盤耳四植謂之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與己同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弗果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入于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覸賢相隨顯益敬也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

公孫蠆卒赴于晉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鄭人殺良霄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欲葬伯有為有禮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于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家之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將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而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

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

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時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有畏而哭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于是與哭諸縣氏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　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度䘵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右列國大夫喪禮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大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于館死則其復如于家綏亦綏也大夫復于家以元冕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　其爲賓

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于之復爲主人之惡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宮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寡君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

命巖隊絕世于良癈曰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屢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毋乃不可乎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右喪在外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親愛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敘哀後

代相承以爲挽歌

後漢朝臣中二千石將軍薨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漢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于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晉起居注曰大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

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鄭元云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

魏武帝懲漢季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乃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通典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魏武帝愛子倉舒歿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帝乃止其後甘露中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云祗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刊于墓陰云明帝時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

同依禮稱不祿高堂崇議諸侯曰薨取隕墜之聲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圭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此天子之大夫而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士非先聖制禮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曹訪云官僚終卒依禮各有制至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何所出高堂崇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于事也孫權令諸臣任遭三年喪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從之後吳令孟仁聞

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誠死一等自此遂絕

晉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大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固陳不起于是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准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時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

涇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
可也詔問山濤荅言訦前喪毋得疾不得葬遂于壁後假葬
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訦文義可稱又甚貧
儉訪其邑鄰亦無有他詔問應淸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
同便令人非恐負孝慕之心宜博論詳盡同異魏舒與濤書
郄訦至孝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繼氏欲改葬不能
自致故過時不葬後于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欲
服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其事灼然無所爲
疑建武二年袁瓌上表云故尙書僕射曹馥歿于寇亂嫡孫
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在昔聖人制禮椁周于棺棺周于身
今允無喪而葬招幽魂氣于德爲愆義于禮爲不物監軍王

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元興元年詔下太
常詳處賀循答啟宜如瓌所上令後禁絕犯者依禮法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歿虜塲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愍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歿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魂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于九原則失事神之道博士江淵議葬之言藏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任情長虛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
通士人得視塚墓多闕凶問朝野所行輕重不同有斬杖者
有制齊衰三月緦麻三月者有直素服盡哀者聖人制禮使
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
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
輕重臣以為宜使明禮大臣議為正制詔禮雖無墓毀正文

然依附名例不爲無准改葬緦通制也已修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下太常議國子祭酒杜夷議云墓既修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改葬者必墓壞露殯其痛一也發墓宜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有盜高廟寶器者罪輕于長陵之土墓毁更復不比廟災不行服也侍中江啟表鄭元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今聽其墳墓毁發依改葬服緦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

齊尚書左丞王逡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喪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閏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

八月非復正月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相待之意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遠還之人有爲未祭在家之子何辭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禰長絕于宗廟斯不可矣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蓋有可安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
忌辰變除昆弟亦相就寫情而不對客司徒褚淵等同儉議
請以爲永制詔可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禮官
何佟之議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
不及于椁可依新宮火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二年用
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
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後魏司空淸河王懌叔母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
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下禮
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期九月之喪旣葬飲酒

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尙自不及聲作明不得也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三司開國于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疎尙徹樂如非敵者旣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祭酒孫惠蔚等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聲樂本無作理鼓吹之制古之軍聲今者加台司之儀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于吉悲樂並用于理未盡今旣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迹理節情愚謂爲允詔可

後齊從三品以上喪借白鼓一面儀同三司巳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三品以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以下達于庶人以魌頭旌則一品九旒二三品七旒四五品五旒六七品三旒八品以下達于庶人唯旐而巳其建旐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邪子才議曰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隋制正一品薨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期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

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
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鬲六五品以上
四六品以下二轜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
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
四旒蘇八品以下達于庶人鼈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執紼
一品五十人三品以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幷布幘布深衣
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五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四
翣九品以上二鐸二翣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
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
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
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凶服不入公門期喪已下不

解官者在外曹襌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皂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緦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期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緦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戎事不用此制

唐諸臣喪禮有疾齋于正寢卧東首北牖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徹藥清掃內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遺言則書之爲屬纊氣絕則寢于地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靑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于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于牀西妾及女子在其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皆東

面南上藉槀坐哭內外隔以行帷祖父以下爲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爲帷西北壁南面東上外姻丈夫于戶外東北面西上婦人于主婦西北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及外親丈夫席位于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皆以服精粗爲序國官位于門內之東重行北面西上俱衰巾帕頭舒薦坐參佐位于門內之西重行北面東上素服皆舒席坐哭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復于正寢復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要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三呼止投衣于前承以篋升自阼階入以覆尸乃設牀于室戶內之西去腳簟枕施幄去裙遷尸于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楔齒以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

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阼階奠于尸東當牖內喪則贊者皆受于戶外而設之沐浴掘坎于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高其壤爲垼竈于西牆下東向以俟煑沐新盆瓶六鬲皆濯之陳于西階下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寘于笲櫛寘于箱若簞浴衣寘于篋皆具于西序下南上水淅稷米取汁煑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于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于主人之東西上婦人以下于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入以帳乃沐櫛束髮用組拒用巾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拒用浴衣設牀于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如生

盛以小斂大斂內于棺中楔齒之柶浴巾皆埋于坎實之衣以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乃襲襲衣三稱西領南上明衣裳爲一稱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纊面衣玄方尺纁裏組繫握手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于內傍寸著以綿組繫庶襚繼陳不用將襲具牀席于西階西內外皆出哭如浴襲者以牀升入設于尸東布枕席陳襲于席祝去巾加面衣設充耳握手納舄若履以大斂之衾內外入哭乃含贊者奉盤水及笄一品至三品飯用粱含用璧四品至五品飯用稷含用碧六品至九品飯用粱含用貝升堂含者盥手于戶外洗粱璧寘于笄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徹枕去衾受笄奠于尸東含者坐于牀東西面鑿巾納飯含于尸口既含主人復位乃爲銘旌以

絳廣充幅一品至三品長九尺韜杠銘曰某封官之柩置西階上四品至五品長八尺六品至九品長六尺鑿
木爲重一品至三品長八尺橫者半之三分庭一在南四品至五品長七尺六品至九品長六尺以沐之米
爲粥寘于鬲蓋以疏布繫以竹簦懸于重木覆用葦席北面
屈兩端交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簦祝取銘置于重殯堂前楹
下夾以葦席小斂衣一十九稱朝服一笏一陳于東序西領北設一奠于東堂下甒二寔以醴酒觶二角
柶一少牢腊三籩豆俎各入設盆盥于饌東布巾贊者辟牖醴之奠于尸牀西南乃
斂具牀席于堂西設盆盥西階之西如東方斂者盥與執事
者以斂衣入襲牀東西皆少退內外哭已斂覆以夷衾設牀
于堂上兩楹間衽下莞上簟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
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退乃斂髮而奠贊者盥手奉饌至
階升設于尸東醴酒奠于饌南西上其俎祝受巾巾之奠者

徹莫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哭有國官僚佐者以官
代哭無者以親疏爲之夜則設燎于庭厥明滅燎乃大斂衣三十稱上服一稱冕具簪導纓內喪則有花釵衾一西領南上設奠如小斂醴加勺篚在東南籩豆俎皆有幕用功布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于殯所以哭熬八篚黍稷粱稻各二皆加魚腊燭俟于饌東設盆盥于東階東南祝盥訖升
自阼階徹巾執巾者以待于阼階下祝盥贊者徹小斂之饌
降自西階設于序西南當西霤如設于堂上乃適于東階下
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加冠若花釵覆以衾
開帷喪者東西憑哭如小斂諸親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
從奉尸斂于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
首足各一篚傍各三篚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帟于殯上祝
取銘置于殯乃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于室之西南

闔東面又几巾已加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于席前祝加小于俎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旣殯設靈座于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按屛帳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如平生殷奠之日下饋于下室廬在殯堂東廊下近南設苫凷齊衰于其南爲堊室俱北戶翦蒲爲席不緣大功又于其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又于其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于西房三日成服內外皆哭盡哀乃降就次服其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升立于殯內外皆哭諸子孫跪哭尊者之前祖父撫之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尊者出主人以下降立阼階朔望殷奠饌于東堂下（瓦甒二實醴及酒角觶二木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其日不饋于下室）葬有期前一日之夕除

蔽帳障設賓次于大門外之右南向啟殯之日主人及諸子皆去冠以衰巾帕頭就位哭祝衰服執功布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內外止哭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啟殯既告內外哭祝取銘置于重掌事者升徹殯塗設席于柩東升柩于席又設席柩東祝以功布升拂柩覆用夷衾周設帷開戶東向主人以下升哭于帷東西向南上諸祖父以下哭于帷東北壁下諸祖母以下哭于帷西北壁下外姻丈夫帷東上婦人帷西祝與進饌者各以奠升設于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陳器用啟之夕發引前五刻槌一鼓為一嚴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于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黻翣二黼翣二畫翣二二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黻翣二畫翣二四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二畫翣二六品至九品披二鐸二畫翣二二刻頓槌二鼓為二嚴掌饌者徹啟奠以出內外俱立哭執紼者皆入掌事者

徹帷持翣者升以翣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掌事者取重出倚于門外之東執旌者立于纛南北面槌三鼓爲三嚴靈車進于内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西向跪告腰輿降自西階以詣靈車腰輿退執鐸者振鐸降就階間南向持翣者障以翣執纛者卻行而引輴止則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輴止北面主人以下以次從輴在庭輴至庭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于輴東北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于輴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大夫立哭于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子以下立哭于輴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立哭于輴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于主婦西南東面北上内外之際障以行帷圍宮立哭于執紼者東北面西上傔佐立哭于執紼者西南北面東上祝帥執饌者設祖奠于輴東如大斂祝酌奠進饌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尚

享輴出升車執披者執前後披紼者引輴出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于輴後輴出到輀車執紼者解屬于輀車設帷障于輴後遂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于柩東如祖奠旣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五以繩束之盛以盤載于輿前方相大棺車輴車明器輿下帳輿米輿酒脯醢輿苞牲輿食輿爲六輿銘旌纛鐸輀車以次行喪至于墓所下柩進輴車于柩車之後張帷下柩于輴丈夫在西憑以哭卑者拜辭主人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于羨道西東面北上入墓施行席于壙戶內之西執紼者屬紼于輴遂下柩于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輴出持翣入倚翣于壙內兩廂遂以帳張于柩東南向米酒脯于東北食盤設于前醯醢設于盤南苞牲置

于四隅明器設于右在壙掌事者以元纁授主人主人授祝奉以入奠于靈座主人拜稽顙施銘旌誌石于壙門內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祭后土于墓左反哭既下柩于壙搥一鼓爲一嚴掩戶搥二鼓爲再嚴內外就靈所搥三鼓爲三嚴徹酒脯之奠追靈車于帷外陳布儀仗如來儀腰輿入少頃出詣靈車後靈車發引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去墓百步卑者乘以哭靈車至第西階下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于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俱升祖父以下哭于帷東北壁下南面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哭于靈西東面祖母以下哭于帷西北壁下南面外姻哭于主南廂丈夫帷東婦人帷西皆北面弔者哭于堂上西面主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斬衰者沐而不櫛虞主用桑長

尺方四寸孔徑九分烏漆匱置于靈席在寢室內戶西東向素几在右設洗于西階西南瓦甒二設于北牖下醴酒在東喪者既沐升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于戶外入哭于位如初饌入如殷奠升自東階主人盥手洗爵酌醴西面跪奠哭止祝跪讀祝文主人哭拜內外應拜者皆哭拜乃出杖降西階還次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如初小祥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堊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諸子沐浴櫛翦去首經練冠妻妾女子去腰經主用栗祭如虞禮大祥之祭如小祥間月而禫釋禫服而禫祭如大祥既祥而還外寢妻妾女子還于寢食有醯醬既禫而飲醴酒食乾肉祔廟筮日將祔掌事者為埳室于始祖廟室西壁主人及亞獻以下散齊三日致齊一日前一日主人以酒脯告遷遷之主乃遷

置于幄坐又奠酒脯以安神掌饌者徹饌以出掌廟者以次
匱神主納于埳室又設考之祔坐于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
右几設主人位于東南西面設子孫位于南門內道東北面
西上設終獻亞獻位于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于終獻東
南俱西面北上設贊唱者位于主人西南西面設酒奠于室
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于阼階東南北向寔爵三巾
二加羃其日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簠二鉶二酒尊
二其一寔玄酒爲上其一寔清酒次之其籩豆一品者各十
二二三品
者各八
主人及行事者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者闢寺
入立于廟庭北面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出曾祖曾祖妣
神主置于座降出執尊罍篚者入就位祝進座前西面告曰
以今吉辰奉遷神主于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于座前祝
納神主于匱升輿祝仍扶于左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于
後至廟門諸婦人停于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
自南門升自西階入于室諸子孫從升立于室戶西重行東

面以北爲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興詣室前同輿西向祝啟匱出神主置于座興降立于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于室各設于神座前主人盥手洗爵升自東階酌醴酒入室進北面跪奠爵于曾祖神座前主人出取爵酌酒入室進東面跪奠于祖座前出戶北面立祝持版進于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于曾祖座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出亞獻盥手洗爵升酌酒入進北面跪奠于曾祖又酌酒入進東面跪奠于祖神座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于西壁下東面再拜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終獻入如亞獻祝入徹豆籩者皆再拜主人及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納曾祖神主于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

神座前納主于匱置于輿詣考廟出神主置于座進酒脯之

奠少頃徹之祝納神主于埳室六品以下祔祭于正寢禮略如之太常博士

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諸謚職事官六品以下散官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邱園聲寔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

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于柩如開元禮

宋制冊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

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二纁二重一品柱帛六五品以上

四六品以下二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

已上七尺皆書某官封姓之柩輀車一品至七品同隋制九

品以上無旒蘇諸引披鐸翣挽歌並如隋制輓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六人四品四行十六人五六品八人七八品六人六品九品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挽歌者白練幘白練褠衣皆執鐸綍並鞵韈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纛五品以上竿長九尺以下五尺已上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欄檻及藏金寶珠玉勳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凡凶儀皆有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綉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幙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牀帳衣輿結彩牀皆不定數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墳有當壙當野祖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誌石券石鐵券各一殯前一

日對靈柩及壙所下事時皆設敕祭監葬官行禮定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同）本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敕付所司未葬前賜其家蘊德邱園聲寔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諡曰先生（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皆以功行上下賜諡近朝迭成闕典建隆以後三品以上合賜諡者百餘人望令史館錄送禮官定諡詔從為定式）

明制凡襲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飯含五品以上飯稷含珠九品以上飯粱含小珠銘旌絳帛廣一幅品官依宋制斂衣朝服一襲常服十襲衾十番靈座設于柩前用白絹結帛以依神棺用油杉朱漆槨用土杉牆翣公侯六三品以上四五品以上二明器公侯九十事一二品八十

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洪武二年葬開平王常遇春給明器九十事鉦二鼓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按籠各一弓二箭三龕釜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水鑵甲頭盔臺盞杓壺瓶酒甕壓壺水盆香爐各一燭臺二香合香匙各一香筯二香匙筯瓶茶鍾茶瓊各一筯二匙一匙筯瓶一椀二樸十二裝二以上俱錫造金裹之班劍牙仗各一金裹立瓜骨朵戲箸尊各二交椅屏踏馬杌各一鐙馬六榆劍斧拏食卓牀屏座柱杖箱交牀香卓各一機二以上俱以木爲之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轎四八門神二人武士十人並以木造各高一尺雜物翣六鐙一筐筲繹攏衿縈各一包二箭二糧漿餅二油餅一紗廚妝帳各二東帛青三段纁三段每段長一丈八尺後定制公侯准此公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鐸一二品三引四披左右各六鐸三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四鐸五品以下二引二披左右各二鐸羽旛竿長九尺五品以上一人執之六品以下不用功布品官用之長三尺方相四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兩目八品

以下不用柳車上用竹格以綵結之旁施帷幔四角垂旒蘇誌石二片一爲葢書某官之墓一爲底書姓名鄉里三代生年月日卒葬月日及子孫葬地婦人則隨夫與子孫封贈二石相向鐵束埋墓中祭物四品以上羊豕九品以上豕碑碣功臣歿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廣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鳳葢三品天祿辟邪葢四品至七品圓首一品至三品龜趺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視功臣歿後封王者遞殺二寸碑身遞殺五寸至其廣遞殺二寸趺遞殺二寸文武大臣薨逝命翰林官製文立神道碑墳塋一品地圍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墳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墳丈二寸以上石獸各六四品四十步七品

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功臣歿後封王者周圍百步墳高二丈圍牆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官各二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一品墳牆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遞殺一尺五品四尺三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石羊馬望柱文武大臣請謚禮部定上中下三等送翰林院擬謚有應謚而未得者撫按科道官以聞舊制謚法文臣不可得武臣非贈侯伯不可得曾秦二王曰荒曰愍至建文謚王禕成祖謚胡廣文臣始有謚迨世宗則濫及方士且加四字矣定例三品得謚詞臣謚文福王時追謚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諫臣蔣欽等十四人天啟慘死諸臣左光斗等九人